

# 永樂大典

卷一萬四千八百

三十八

#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八百三十八

六暮

## 賦 大全賦會四

聖人祖乾綱開四聰 李叔虎 聖德天運下情日通綱獨祖於乾健聽  
四開於其聰躬履位以無為法茲元統開隨方而皆達洞若宸衷 切聞  
事情每壅於陰柔晦濁之時公道常新於陽德亨道之始惟體此純剛無  
少間斷故洞然兼聽何分遠邁健乃乾綱之大者萬善會焉聖於臨政以  
祖之四聰開矣 明哲躬備帝王事該起心上不窮之經緯探盡前未露  
之胚胎陽體其純性中之剛德流暢天法其統貫次之混元往來終始運  
行健以無息疏通洞達聰由此開茲剛毅發強仰究始亨之總合東西南  
北俯垂公聽之恢 闢者何道忝其變機同相應之聲易窮其蘊下有自  
通之意湖堯之門在在進善通舜之耳人人盡議信志符交泰之同由德  
法純乾之四神存穆穆究粹精所統之宗聰達皇皇無壅道不通之累  
吾故曰乾以健而行總攝萬殊之理德以剛而達流通衆善之天蓋六陽  
如不積則造化壅矣而一念或未純則私邪塞焉信朕暉龍德之純粹皆

永樂大典卷一萬四千八百三十八

脉絡義經之直專其自強也聽納無倦其體仁也寬洪廣延聖心無蔽以  
無惑主道利明而利宣想文王廣義問之昭紀參乎易諒黃帝有合宮之  
聽係取諸乾 蓋聖人無柄鑿之見而轉彼乾圓無門庭之限而闢夫乾  
戶言參乾信絲綸四海之播告情體乾通絡釋四民之疾苦凡普天之下  
聽靡不達由大綱所在健為之祖且異耳耳以巽剛徒順於巽繩而聽取  
離柔不重於離畧 厥有握乾總綱光武興運旋乾執綱憲宗御時四關  
無擾生意方復四海悉臣群心悅隨何乃聰雖無壅而圖識或矣聰雖達  
善而奸邪蔽之信聽不難開亦不難塞見綱非易祖允非易持使行健有  
常何終挂於群議奈閑邪不至互輕信於單辭 終之曰綱言其祖承兌  
迹求聰謂之開尚勤時憲孰若幾與知考融機括於內境利不言苟妙經  
綸於方寸至此則乾之綱在聖人而聖人亦無所用其聰豈胥胥法天而  
行健

聖人開四聰以招賢 吳逢泰 天聽肯廣聖心敢專開四聰而在上合  
衆議以招賢仰上智之挺生聞皆旁達求英才而並用意極詳延 聞之  
可否參衆論始得真才謀議私一人何如公是但能不惑於偏聽斯可廣  
延於庶士今上聖開四聰之廣何所不容爾群賢由數路而求招之以此

# 永樂大典

卷一四八三八

器則主震明焉。繼離念群才久鬱於當世且公道大恢於此時所以堯聞欲廣門自堯聞舜聰未達岳常舜咨惟世有洪範作謀之主夫誰歌白駒在谷之詩端紫宸楓榮之居素恢天聽致綠水芙蓉之彥欣觀雲披是招也不以一人方譽而季布遠登不以片言而千秋即相信若人之拔擢不偶皆與詢之是非各當高宗惟多聞始采肖象之說文王惟周度斯得揚鷹之望苟單辭隻語遠欲聽信恐真才碩能何由歸向龍顏端拱九重恢坎耳之公鳳招肆頌多士喜忝亨之長大抵人有真才能衆所熱識君欲公選舉聽非可私道惟四達賢乃可舉門但四賓賢無少遺况聖主旁達獎聽之聽豈人才尚懷遊世之思曰聞僉曰斷必任焉選聽衆選決然舉伊朕聞公道以招也爾焉明時而出之若曰旁求宜考孔融之表兼陳臨下請稽筆氏之辭非不知公府薦賢奏自上聞郡守舉賢到書交赴然而主聽之不廣未必賢才之樂附要在有高帝之聰始末商皓之成翼無太宗之聰難進馬周之徒步未嘗執私見以招徠所以得真賢之會聚且異唐人之取士僅止三科未多漢帝之得人旁延數路又况與賢有詔綸綍屢寫聘賢加禮弓旌遠招不分其四區以在路則資彼四隣而立朝是宜南陽枉顧且見諸葛東海召至豈惟一滿皆衆謀衆議賢士

永樂大典卷一萬四千八百三十八

二

乃舉豈一譽一毀私言易搖肯使夫晦迹巖山應欲洗許由之耳棲身粟里終難折陶令之腰雖然萬招之始論固宜公既招之後用非可捨張良果賢臣何尋鉤於黃石裴度真賢相何養高於綠野是必人君能開四聽以招之又能堅一意以任之庶無負也

聖人竭心思仁天下 盱江李宏叔 心運天下道公聖人竭其思而在 我隨所履以皆仁素全經緯之神益加盡慮坐視幅員之廣咸與焉春 大凡方寸雖微可納寰區毫釐未盡殆虧生理誠運于中固有欠缺澤周 于外何分遠邁蓋仁道本公於天下心實主之使心思未竭於聖人仁難溥 矣 潛哲生稟聰明有臨眇已中居於宇宙一機妙運於習襟能慮能定 大學其志弗得弗措中庸此心謂物物生全皆我之責此心心運周憂民 也深五百年間世之君盡誠而慮千萬里為公之域被澤于今 思之如 何以憂勤一意而發政四民以兢業寸誠而叙功六府念念惻隱元元生 聚性地周流時雨庶域善淵克暢春風萬宇天下非大吾道為大心思既 溥斯仁亦溥至誠不息居嘗任慮於九重達德旁周孰不相安於率土 吾故曰天下皆吾民每勢異而理一君心一太極寧此全而彼虧使昧昧 我思無同體同胞之見是屑屑其仁特移民移粟之私惟此密運宸衷之

機括悉除道外之藩籬慮周四表仁治四表念及八維仁沾八維公溥其  
心聖所以聖姑息者流思猶不思恩謂之行請考趙岐之注政言其繼顧  
稽孟子之辭 始者萬物一其體孰親孰疎八荒皆我聞何封何吟此大  
君中三極以是主豈善念可一毫之未盡必也雲行雨施流通性內之大  
造火然泉達充暢曾中之不忍欵在一心間不容髮散諸四海放之而準  
想老無不養源流成后之永艱諒民既戚親脉絡夏王之勤敏 又當知  
及下之仁體固連用得人之仁責尤在吾所以思天下之飢糶奏庶食思  
天下之仁尹憂匹夫由聖賢無兩心所慮皆盡故遠近雖異勢何仁不孚  
切異夫銳志唐宗徃役給勞人之弊屬精漢帝刑名重東下之誅 至矣  
哉仁天曠蕩有大帙懷心地渾融毋勞經緯何焉而已五服聲教無憂而  
已萬民和氣此又帝堯非心之日文王宅心之時但見行仁之效既  
聖人能同天下之意 三山林李龍 天下俗異聖人道公化自我以能  
運意在人而則同端居實位之尊統臨有屬克混縣區之習志向皆通  
蓋聞民生異風俗所性則均君心如天地乃公之至由吾獨化統攝斯世  
宜爾百慮會歸一致惟聖人能此覺夫未覺之民故天下從之同彼不同  
之意 觀其曆哲莫及聰明風全妙防範群心之道握轉移一世之權俗由

永樂大典卷一萬四千八百三十八

三

我御統爾倍於不齊之地民自我順導斯民於所稟之天非至聖所能世  
莫能此何人心不一今皆一焉五百年之休運有開冠倫焉至千萬里之  
民心無異易地皆然 想其智雖足臨智無任己之私政雖以治政自齊  
民而始統一衆庶均齊遠通感之以心心皆欲正之念立之誠者誠盡毋  
欺之理使天下定于一焉非聖人孰能與此躬全上智備中庸為至之資  
人絕異心叶實象觀文之以 吾知夫人皆有是心所見各異聖能同其  
倍非人可為况性天稟受其本一矣而民情好惡亦君使之故此任斯世  
網維之責一夫人趨向之私奢稱剛柔異俗隨華喜怒哀樂一真不滿意  
則同此人誰外其律以定之載考班書之語志言通也更稽義易之辭  
昔者七情未啓均是善端一天不鑿渾然正性奈爾民紛雜於私念幸此  
日混同於上聖經綸天下能立其本平治天下能修其政使夫人自屬於  
一機故此意志同於萬性想武清四海一心形泰誓之言諒成撫兆民叶  
志謹周官之命 抑嘗考漢志立言之旨知古人作樂之因六律同而律  
以和衆八音同而音斯感人聽吾雅奏者自滌邪念樂我至和者悉還本  
真由樂非獨樂百姓同好且心以感心一機覺民又何必易以盡言辨悔  
吝吉凶之證詩而逆志有箴規美刺之陳 抑嘗論世有莫為則能之論

始興心無或異則同之功何假漢也民不同風或起詐偽更不同心至聞  
苟且然則能同之論孟聖所以歸之於聖人者何哉蓋深惜漢家之天

下  
聖人感人心天下平 三山既陽天澤 天下勢異聖人化行當爾衆之

願治感其心而自平仰止實聰合輿情而孚契要其成效措寰宇於安榮

自祖宗立國以來而德澤入人也久綏懷之內中悅誠服効驗所形民

安俗阜聖天子勃然挺出正群心欲治之初感則遂平治天下何難之有

于時新命凝鼎大君有臨河北善威儀之見山東思德化之深簡役以

來安有異志制書所下誰非華心人情之愛戴如是世道之隆平自今明

明一德以天臨使民悅服穆穆四方之術選舉世謳吟 想是時懷湯之

德寧輯湯邦戴堯之仁雅熙堯野感動情性鎮安夷夏自然月塞寢兵人

人莫抗之域春堂飲酒在在履孟之下信泰和盛治非偶然爾意感發人

心有機存者足有臨足有執深矣結民曰已治曰已安誰其解瓦 大抵

人惟有感於戴上以彌切世不相安以其情之未親故心既離商終莫定

於商邑而心如戴舜可坐安於舜民矧此累世恩洽本朝化醇是宜工歌

屋商歌肆鼓舞善政行遊路畔遊畔薰陶至仁想身處太平之世此心皆

永樂大典卷萬四千八百三十八

四

威感之人化謂之生請考戴經之語誠言所發載稽唐史之陳 嘗慨夫  
秦漢同一天下何秦失而漢興隋唐均此天下何隋亡而唐治豈安危之  
勢適爾抑理亂之機有自良由人若秦苛而樂漢寬大人厭隋暴而戴唐  
仁義惟待民以君子長者之化乃措世於磐石泰山之地亦何異安周四  
海必由大畏以小懷治禹九州蓋本東漸而西被 况夫痛心悔咎武士  
流涕動心傷體斯民息肩起一愛心念念綏撫托一誠心言言諭宣上每  
念乎民有若此者民欲亡乎上其能忍然非此心交感於百姓何一旦驟  
安於普天果令赤子弄兵波靜潢池之亂烏孫請命風清北塞之煙 雖  
然國家無所事未見吾仁惠難迫於前始知深感故悅民如成周事紀難  
以忘死恤人如七制雖即戎而無憾君子於勞不怨死不避然後知聖人  
之感人也深天下欲忘之而奚敢 建安陳安之 天理終定聖人不爭  
感其心於自悟聽天下之皆平仰唐主之覺民志因潛格宜寰區之安業  
分所由明 蓋聞民均此性初無難動之機物逆其天終有必還之理予惟  
明義默使之悟彼自樂業各安汝止方分踰于下持人心暫蔽以如斯乃  
聖感其心宜天下不期而平矣 尊履五位君臨兆人闡明性內之天理  
啓迪道中之本真民未知有分則悟以常分世不可無倫則覺之大倫由

平日相孚不外是理故其天一定隨安爾民獨智有臨得齊動輿情之道  
多方開泰宜一陶和氣之春 茲蓋義一諭而義隨識於君臣分一覺而  
分威知於上下其動也順不安者壽是宜士守其業工守其藝貴安於市  
農安於野使聖非以理感爾俗之本然恐人不知分果何時而平也實聰  
實曆格民蓋本於綱常已治已安獲業自臻於夷夏 大抵民皆知所守  
患未有以潛感理必至於定始相安於自然非性覺性天覺天秩秩禮分  
恐智開智力闢力紛紛目前故此即古者有常之理開吾民自動之天故  
萬邦臣服而君臣之義自正四方子至而父子之彝具全此聖君感動之  
機也為天下安平之地焉想能治如堯戴實由於億兆諒用康若武同蓋  
自於三千 思昔和平之世且聞崇亂之有憂治平之朝猶以苗頑而為  
病嗟綱常至此以浸沃而禮義蕩然而不正迨夫文教一修隨臻當日之  
親善舜德一敷旋格襄時之逆命念督擾者人終定者天見不應自民有  
乎自聖遂使居皆願避歷山成所聚之都田不忍爭虞國無不從之今  
是何孽胡維禍晉卒為晉義之屈服匈奴雖背漢終屬漢綱之統臨河西  
纓一書見即知意奉天祇一詔叛隨華心蓋人慾方滋固未免紛紜之擾  
迨天真一悟豈復容強暴之侵信不憂守分之未定特所患感人之不深

永樂大典卷萬四千八百三十八

五

不惟涇灑之武夫至形流涕豈特闡義之故老亦切詎吟 然嘗論義自  
知所激則靡勞潛感之功情未至於和則始有不平之憾故古者士歌靈  
商歌肆生理自若行避路耕避畔幸爭莫敢于斯時也人心皆知有分守  
而天下自相安於道化之中何所平又何所感

聖人清天君天地官 三山連應昇 心統天地職專聖明官有主以後  
定君居中而本清鏡萬物以無私湛然宰制管兩儀而並位秩若平成  
蓋聞大君實宗主乎三極之中元化本脉絡於一心之粹何思何慮不雜  
真境辟上辟下各安定位欲消而理徹疑聖性者在聖神此清則彼官即  
天君以參天地 觀夫哲鑑昭晰性淵靖深中正若辰星之揭虛明如日  
象之臨且曰宵次無昏滓澄澈萬境化工有管攝綱維寸心使秩然二位  
之各叙由清則一塵之不侵莊足有敬寬足有容中虛以治高所以覆傳  
所以載職謹攸欽 官之如何乾邪一閑物流乾品之形坤敬一直位正  
坤臣之美使兩間之綱舉目順即寸念之鑑明水止義叔不必命輝然星  
日之次舍職方何用享泰布山川之體理非聖明有以主之則造物幾于  
紊矣且精神靜而能鑒所守湛然非禮樂備以且明相雜在是 大抵太  
極分高厚必待綱維之力聖心妙工宰實司統攝之權况三光全寒暑平

永樂大典

卷一四八三八

心正故也而廢物生風靈流志神使然信知故括於洪遠端自靜涵於善  
淵帝衷澄湛則五帝位格靈臺融激則百靈職度蓋君則為能官之地亦  
聖焉清所性之天注載考於楊生政言以任論詳稽於荀子功謂之全  
人徒見日月顯於文秩有常經草木若於舜品分應秉似無關方寸之遺  
化皆不出元工之形氣豈知舜直而清性仁守此虛靜文明而清心德為  
之經緯想天地同其間官以是正意心術主於內聖惟我既是則維分南  
北止乎坎麗乎離今叶陰陽後於子生於未 然嘗疑融風警家都天曷  
譴怒大水沉趙寔地非靜安堂於世數休咎異謹抑亦君心危微兩端要  
在聲色混吾清漲流脂滑之必過貨賂濁吾清煥始權門之莫干使無私  
邪無嗜慾以靜為主則職履情職持載繼今自官當如思謹克欽曆正星  
虛星昂抑若心無武貳證平時煥時寒 聞之師曰磅礪非地也吾地以  
心穹隆非天也我天其性陽動陰靜二氣之凝合為飛魚躍一誠之游泳  
天惟靜守在我之天地然後能官在彼之天地為心之精神是謂聖  
聖人清天君正天官 浙漕鍾鼎 天理之粹聖人所為君內清而在是  
官外正以兼之儼南面以尊臨一無或累湛宸心而中主五治其司 蓋  
聞帝王稟賦太極渾全身心動靜一誠表裏湛吾所主獨妙宰制謹乃攸

永樂大典卷一四八三八

六

司各安役使聖人聖德內亦然外亦然天君天官清乎此正乎此 濟哲  
生稟聰明夙彰冲虛萬慮之俱淨邪曲一毫之必防好樂恣懷心大學之  
數語視聽言貌身次嗜之九章內外之地交盡存養純全之天自無枯亡  
根德之中抱性之明真淳素具出今於此聽命於彼澄治交相 豈不以  
外足以養內則誠明主宰之當存靜無以制動則臣僕寇讎之交害要必  
誠存得一之妙事本建中之大心由此虛自以治之隨應目不爾蔽皆則思  
之默會此清彼正天者不泯解養息存功其有賴以臨以執去其偽而全  
其真是主是司澄於中復治於外 大抵心與身相合為有相離之理聖  
雖天所賦益加所養之功故帥性中存斯能形役於群動如客邪外入必  
至心為於衆攻並所以操存湛若以養志踐履粹然而躬肢安所職乃  
全謂性以謂命思庸曰主自見曰明而曰聰既清且正二者兼盡若內與  
外渾然一同苟况立言養兼云於順政趙岐著論治亦謂於居中 蓋始  
者心思慮且天理之胚輝耳目口鼻均大形之戴履奈汨於邪念者轉  
逐乎物而偏於外好者反搖乎內惟聖也主之以成敬隨舉動以皆中司  
之以聽視洞虛靈而不晦茲清正之功隨地而謹以昇付於我有天者在  
所以身之脩者由先其意在其心性所存為斯見於面益於背 又當知

萬境變於前則好惡雜糅一心無所主則正邪混淆且以今色汨吾天易  
 盪易惑謾口蝕吾天哉恪載歎可不玩沃心等語佩服書訓味盡性片言  
 盤銘易及必清而後正官自君始無操之不存理為慾交是則思絕朋從  
 術益嚴於神舍體均一視愛兼及於民胞 斷之曰君無待於清是為天  
 德之純全官猶假於正始賴人為之涵養今此何思何慮渾然性理之不  
 鑿無聲無臭泯若儀刑之可象此則帝堯曠則之日虞舜出寧之時而文  
 王不知不識之天但見體胖而心廣 雲川張雷後 天理做高聖人則  
 思君內清而能定官外正而相維大矣化神功兩全於妙者湛乎心宰職咸  
 使於安之 聖明動靜太極渾融身心存養一誠表裏謹吾主宰無撓無  
 雜安爾職掌不偏不倚君此理而官此理清且正焉內之天與外之天交  
 相養此 觀其性稟寬裕姿全唐聰德謹的損志加養蒙謂心主乎一靜  
 固可以制動然形役者衆外亦能於亂中此神動天隨獨妙于聖見君清  
 官正兩全厥功尊以冠群得知化窮神之妙虛而治五加澄源端木之功  
 想其澄之不濁自然神定守安粹而一出母或色昏味爽慾去理得體胖  
 心廣念慮謹所主則四體無曠視聽欽厥司則寸誠克長毋天以人勝而  
 人以天勝必內為外養而外為內養兼三才御萬物攝守何如潔一念統

永樂大典卷一萬四千八百五

七

衆形渾融可想 吾故曰聖全天稟賦功不偏廢君與官表裏分皆有常  
 况理欲界限甚於堂陛之等級而內外體統秩若朝廷之紀綱我得不以  
 心正身脩之道為緝存息養之方清匪自清官賴扶翼正非徒正君為主  
 張此脉融貫其功迭相若曰不思善考孟軻之戒如云以治傳稽荀氏之  
 詳 蓋曰身乃心之官方寸流行心亦身之君百為統會是皆始者之賦  
 予非可判然於內外故歌舞亂其天則心以身累嗜慾戕其天則身為心  
 害是必適堯之正精一允執象文之清色聲不大此聖明與理俱融亦清  
 正之功是賴是則功全蒙養內斯絕於蔽蒙志合泰交外自無於驕泰  
 亦由夫玩澁水之辭洪範五事觀躍淵之訓體乾六爻思存曰庸理本融  
 貫誠謹毋邪欲無混穀凡天理運全洞貫身心之蘊亦聖學高明不為口  
 耳之膠以此見君官之養又當嚴內外之交聖若木從心悟詩書之旨性  
 無滿味既仁義之香 噫清之石一立則天德未融正之功未泯則天  
 真已晦孰若武身自修無好無惡孔欲不踰寬充寡悔至此則內外兩忘  
 無待於交相養之功孰為外又孰為內  
 聖人清天君順天政 隆興周一清 聖主中御心君內清純乎天而無  
 間順其政以偕行繼此離明湛靈襟而是主協夫常令幹元化以難名

原夫帝王興起實為三極之宗造化運行不外一心之正理明慾淨不汨於物兼叶時和罔幸其令心統萬形而為主是所謂君聖無一息之非天清而順政 觀其英毅間出聰明夙全念吾心妙二氣之疑合與大造同一機而轉旋所以潛經綸之神萬化出是湛靈明之府五官屬焉此真境渾融之地即化工秋叙之天淵懿有臨恪守神明之主叶調無與密參化育之權 寧不由陽舒陰慘皆此性之密融寒往暑來亦真機之不已工宰自我流通此理周祿不必下而秩秩協序舜衡不待齊而繩繩循軌隱然可宰物之妙大抵自清心而始澄吾物鏡居中實主於一身運彼化機叶用寧卒於五紀 大抵聖與天為一默寓主張之妙心為物所汨始取輔相之宜百慮皆澄亭毒密運一真少混經躋易虧信欲叶元造流行之序其可容一毫嗜慾之私誠而則著日月久照思以惟濬雨暘若時君者清矣天之合其若以授時精自唐堯之執奉而理物澤由文后之惟 抑嘗觀命者天之令渾涵太極之全性者天所予融會一真之粹哲謀寒燠非有二理中和化育實均一致惟胃中有大造默存調叶之妙故心外無餘政足任恢張之寄於渾融真境之中知流動天機之自如是則發而布令同然秋殺以春生用以合和自爾雲行而雨施 乃若四序愆和燭未

調玉三登朕望早仍鑠金豈宸心澄澹之未至抑帝眷扶持之實深方且欽天有臺神則如在敬天名圖凜乎若臨以澄源正本默協庶證此轉咎為休實關一心將見惟而命官躔次驗台衡之正用而謹罰光芒占貫索之沈 斷之曰運行無爽者域內之機絨悠久不息者化工之符印歲月雖協用汲汲思睿風雨固弗迷拳拳德濟是知天政無一日之不順天君無一息之不清已順常如未順 鎮江左居厚 聖御三極理純一天清其君而主是順夫政之當然風全有執之能澄吾工率爰奉無私之令與帝周旋 國家有大柄惟賞與刑帝王位兩間此心皆理非湛然居中不汨於物恐逆以從事或私諸己且聖治自聖心而出求則得之謂天君乃天政所闡清而順此 剛正獲位聰明冠倫靈臺止水之無滓虛室太空之未塵官由我治外制群妄身自我主內融一真則知達此念於有政所謂純乎天而不人庸以臨寬以容淵乎有守賞不借罰不濫審所當因吾非萌一忍心而用法過苛吾非徇一私情而以名輕假本正事治理明欲寡舜但惟精德因命於虞室武惟曰濬罰自行於牧野苟微而此心少有私焉是吾所謂政特其人者誠不勉而中境全方寸之虛明上以承所為事幾一毫之苟且 大抵心為政之原易以物曉君承天之意動宜理

循使念慮蔽昏或非大學之先正是智力矯揉未免伯圖之不純今此靜  
守虛中之府妙存素至之神雷寔其怒奚意用武雨露其恩何心得民以  
此見政中之造化渾然皆心上之經綸事惟在於所為注籍于諒類首言  
於以責善考之苟人但見配天其澤難窮湯后之仁將天之威莫若文  
王之盛遂云明聖之出治不過賞刑之操柄不思銘盤而新德善念澄澈  
重易以洗心虛襟凝淨信出於君本於天為政有道而清乎此順乎彼澄  
源自聖不見聲惟弗適實悉當於懋功出罔不歛臧亦聞於施令然嘗  
論天惟有所蔽則清之說斯有理苟無所弗則順之名必無自後世昧誠  
意正心之學而庸君多縱情逐物之娛刑天討也鑄鼎甚矣禮天秩也請  
纓可乎嗟治本在心情不之察此儒者立論返其所趨甚而靜若漢文猶  
侈鄧通之賜明如唐太反加君羨之誅夫豈知宸衷恬淡貫彼顯幽治  
道勸懲特其上宜好能無作則燠寒不爽於歲月誠至則明則飛躍亦安  
於上下至是則聖人情其君蓋將為天地立極為民物立命焉彼順功又  
其未也

聖人清天君全天功 太平李淳 太極同體聖人宅中清君心而在我  
合天道以全功德著日新湛一真之主宰功成時亮與大造以流通 夫

永樂大典卷萬四千八百三十八

九

惟聖明與元化渾若同流工宰在吾心純乎任理由本真不汨表裏洞若  
故妙用曲成轉移間耳且人慾乃天君之累清則湛然雖天功非人力所  
為全之在此 濟哲無蔽智仁不居寸忱常湛於止水纖翳不浮於太虛  
今由此出群動坐制官自此正眾邪悉除未嘗昏蔽於天者自有財成之  
道歟聰明卓冠於群倫虛中湛若化育仰禪於洪造成效昭如 茲蓋潛  
洪範之庸則庶證咸休溥大易之誠則四時各正職履于上成能自聖建  
於堯考明日月之增耀亮於舜考秩陰陽之順令由本原不汨於在心雖  
造化亦為之聽命物無疑滯澄五官所治之司道妙彌綸無一貴或虧之  
病 乃今知真宰功用自有貫通之妙聖君念慮不容私慾之侵惟至誠  
弗雜可盡性以贊化苟靈光少蔽恐愆陽而伏陰今也萬境俱涵於太宇  
一塵難染於中襟璧合珠連轉休證以如昔未饑水豎回豐年而自今有  
脉融貫以心統臨訓著苟御治汝官而順政語稽莊叟明此鑿以由心  
人徒見文知天迪功著丕承禹致天成功昭永賴於是致五星應瑞之驗  
弭九載洪滔之害豈知道惟一考貫通脉絡之妙德象明考彰著輝光之大  
良由湛本體之獨清所以成混元之一泰故得成而不怠冒于出日之隅除  
以惟歌濟此距川之滄 抑論之聖德即天德固由體以致用內朝與外

永樂大典

卷一四八三八

朝實自源而達流彼故於近歲曷弭日青之變而搖於群小乃貽星隕之憂必攻心之衆自我先去廢運化之功與天者游不見志得其寧有若時之寒燠中由是執無紊序之春秋 雖然運化機緘自一念以潛通格心事業又大臣之素抱說能啓沃道所由奉尹為左右雨奚必禱然則聖人清天君以全天功又能建輔弼以成天功斯可輪旋於妙造 太平李霖上聖中御天君內融清我本原之地全夫造化之功抱正性以有臨湛然宰制亮元工而無闕妙矣流通 聖人妙真宰以彌綸太極與吾心而融會澄源之地靜定不汨贊化于上財成有賴且心所主即君所主內養者清以我之天回彼之天功全也大 齋座淵默法宮靖深挽回休運於今日融會真機於寸心所以治居中之主主宰者定湛統性之神神明若臨清者常清思慮不撓至所未至轉移自今仰止聰明洗羲易遺藏之密備夫工宰叶虞書時亮之欽 想其心官既正隨亨氣運之屯道事不疑旋召陰陽之否妙無虧無欠之用自不濁不昏而始是宜亮以惟時寒暑叶序運而增耀日星順紀為天全功用之未及皆心上經綸之由起精神罔汨衰衷之澄徹渾然化育靡虧洪造之範圍在此 吾知夫聖心且妙用本脉絡之相貫大造無全功一準繩而有餘非淵衷澄泰物慾淨矣恐

永樂大典卷萬四千八百三十八

十

世運復否休祥缺如惟聖也渾然穹昊之同體湛若本真之一初五官淵湛五紀叶順四端象連四時發舒此聖人清我之天者為造物全功之地歟諒建若文王克宅以文明之懿相亮如舜帝惟微本舜德之虛 人皆曰天功成於高順考天心天功建於武恭承天命金木水火秩秩成叙日月歲時繩繩各正豈知澤水平水同源流精一之執常雨時雨根本曆思之敬貫通妙造於此心回斡化工之自聖使渾涵神舍星文移退舍之祥苟澄湛靈臺雲瑞紀登臺之慶 又當知帝王全天功雖本天君之靜輔弼成天功尤資天職之修夫何四牡動歸南仲莫挽十漸入告鄭公幸留則三光未全誰克寅亮而五行維全尚多隱憂必志意交乎嘉賴二臣之力廢國家自今可延一脉之休更資恭叶奉慶迷弭風雷之烈抑使心同周召祥開烏火之流 噫晉嗣未安基於夕陽之一言漢本早定成以商山之四老蓋貪天之功患起歸寺而成天之功弼資師保吾故曰清天君以全天功又當知正儲君以慰天心仰聖君之大造 聖人致大利和天人 慶元周祥 聖統三極利公一時致功用之大也和天人而以之稟厥聰明丕格乾能之美叶于幽顯各臻預順之宜 切原上帝下民初無難感之機人君妙用不外自然之理阜通一意所濟既

傳融會兩間其端在是大利本天人所有致者誰乎全功待神聖而能和  
 之以此 淵懿高古哲謀過人任洪造裁成之育全群生養育之仁雲行  
 雨施充廣不言之美物備器成周流成用之神此時此利非強而致于天  
 于人其和有因業廣德崇極萬世無窮之用上歆下叶妙一機相與之真  
 茲蓋不暴殄其物以傷造化之仁不剝削其財以拂富安之意生機流  
 動以不息道妙渾融而有自時調玉燭薰為亨泰之象民膺墳荒播作雍  
 熙之治凡是和在在皆然豈其利規規之所致誠不散於暗室所益無  
 方純何假於明堂相孚基易 請言夫太極肇分已具因成之用一毫少  
 弗殆非宰制之公彼劉鞭系計特小小之為術而禹府周象有生生之不  
 窮此利源之流行自古而聖上之叶調有功風薰阜財融元化之長育日  
 中為市會萬民而變通因利而利初不容力知和而和隱然在中係請考  
 於宣尼用稱其備言更稽於揚子際謂之同 思昔鴻荒肇判而天之道  
 未成鳥跡方交而人之生猶病向使日月星辰未授堯曆食貨賓師未頒  
 周政則何以樂成鳳儀聲溢九奏武饒馬歸悅形萬姓信大哉為利雖出  
 於天人然致而後和必歸之明聖所以民皆餘積養遂至於闡源物自流  
 形保乃闡於正性 後世焚燭太甚生意幾熄征歛已煩民愁莫紓或妖

永樂大典卷萬四千八百三十八

十一

異見象占之候或流離哀鴈渚之居方且大東怨矣徒重國賦大盈富矣  
 益私已儲彼惟目前計利之末耳烏識古者召和之意歟甚而閭閻且征  
 隨見怨嗟之肆起舟車亦算反咎災異之何如 雖然至和固當格於隱  
 顯之間大計實取辦於富饒之地必也寶貨日庫母彘巴蜀之險兵賦為  
 淵富厚江淮之備此孟子所謂天時人和兼之地利 三山徐可勝 大  
 利所在全功孰資偉明聖之致此和天人而以之粟乃府稔坐底不言之  
 美形諸隱顯伴安允叶之宜 太極民極肇功用於未形元化道化待聖  
 明而後理斡旋一機所濟既情調叶兩間其端在是所利乃天人之利大  
 者致之以和合形氣之和功其若此 淵懿超古清明若神發洪造施生  
 之德遂群黎養育之春周周於係易非區區備物以成器義充於大學豈  
 小小發則之謂仁此其有道以致利否則啼天而害人實聰實睿之風全  
 阜通甚大辟上辟中而無間調叶惟均 茲蓋不暴殄其物始全溫厚之  
 仁不窮削其財安有怨嗟之病生機融貫於妙造日用流通於兆姓以正  
 德厚生墳荒德內之善以達道育物素篤道中之性非大利之外它有斯  
 和見妙用之機獨全於聖仰作哲作聰之主益以無方全立極立命之功  
 罔幸于正 大抵天與人並立惟聖宗主和自利中出有機混融况無無

功願政期並育以無害而化化初心所冀相生之不窮故必有睿哲文明之主乃能全財成左右之功舜璇周圭調順乾啓幽素禹桑薰陶土風於此見至和之叶得之於大利之中保以咸亨義兼陳於孔聖用而無間順備述於揚雄亦知夫在天之和則兩場寒燠之時在人之和則夷隩析因之利自夫并命逆之浸形干紀之變苛飲害之遂失養生之意可不體天保合回陽氣於寒谷順謹養植春臺於樂地則知太和本流行於隱顯之間上聖惟深得於因成之義如云解愠皆五絃所阜之財若曰叙疇本六府惟歌之治其有天意眷眷於十七年之久人情依依於三百載之餘夫何日中以致貨泉府源壅漕運以致粟太倉積虛固宜故星或見於象緯民怨靡安於鴈居使利惟能致功亦大矣則天且可和人將曷如當今女則布男則桑業遂民間之樂木無飢水無毀日遵化國之舒柳又知群黎並育乃道之功大計或幸豈和之至此乃海涵春育時臻草木之茂雲飛川泳性極鳶魚之遂夫惟天和人而萬物亦和尤見聖功之極致

聖人致天下之大利 建安張彥博 天下欲治聖人使宜本大利之同者為群生而致之臨實位之至尊所行以順益寰區而非小當廣而推

聖人即物理而成開物之功因民用而寓便民之意繫斯世得宜不遇順適苟外此求益皆非極至大哉同利以衆人之心而為心致亦何心因天下之利而謂利 觀其淵懿高古聰明繼天道盡君師之善職同教化之專念生生而群曷得養生之具而物物皆用孰司創物之權必因其利有以為利所謂自然初非使然聰冠群倫任此綱常之責澤施四海博哉功用之全 是利也或人之順則飲食著裘備物而用則舟車牛馬中有裕爾它皆小者乾始而亨能以乾美益有攸往光而益下有便於民豈強民乎不同其利特私利也智以臨文以別運此規模事之幹義之和連諸朝野 請言夫事物流行皆有理在聖明制作豈容已私非意在利民神農氏之等作是私於利國梁惠王之所為所以即日用以不闢為民生之共資茹毛既不便則教以佃漁之利虞野非所宜則易之宮室之規使屑屑而為致特強致是小小之利斯焉取斯想萬邦表正於成湯以除其害諒五服弼成於虞舜蓋取諸隨 嘗考夫係辭十三卦器在畫前洪範三八政用存言外蓋始初本物理之均具特工宰於聖人而有賴是宜一食二貨有不盡之生養上棟下宇受無窮之庇蓋皆因其生理有以致用使利止小惠豈能成大想稼有作甘之味乃殖稻梁諒貨明交易之宜自通龜具

後世君非因利以為利民有若同而不同為孤可也為可干戈之慘服絲  
宜也豈宜杆軸之空托利勢之言威則徒尚假利用之說費為莫窮雖名  
致利適以為害良以徇私未能合公蓋思民既厭於結繩乃從造契世不  
資於賄用未必為工 至矣哉利之不庸民則不知利必威用神之所謂  
飢食渴飲適自得之天性擊井耕田融未開之風氣至是則聖以美利利  
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其功罔既

聖人抱一為天下式 行江何極先 聖謹躬履誠存法隨一本習中之  
抱式公天下之為端居實位之尊所操粹若庸作窳區之法皆放行之  
聖人物欲不能參正性之誠明哲實足作生民之則揆吾方寸終始勿貳  
放之四海會歸有極一惟獨報見聖人罔敢于盤久也弗渝合天下以為  
之式 觀夫唐誓高古聰明繼天吾身乃億兆之宗主誠意不二三而變  
遷德守德之和德外無範道執道之精道中有權乃知抱吾一之誠也是  
即為教天之式焉聰明淵懿冠乎倫誠存至當南北東西放而準德自中  
全 蓋曰粹然守正誰無適正之思九以執中孰有罔中之失立爾標準  
純無心術四方維廣儀由文后之無貳九圖雖衆表自商王之克一此聖  
心精一以獨抱乃天下儀刑之自出且王心獨守乎正執本精微使國人

皆有所歸舉陶純實 大抵誠至聖而盡主一弗雜君為民之則毋參以  
私苟貳以二叁以三撓彼事物是上無法下無效蕩然表儀惟聖也心不  
貳苟有執偽無載苟謹持百官承此今自茲稟萬民見之德由是不二者  
如是式其在茲想度以身先義自夏王之繼諒法因世仰精由虞帝之惟  
或者謂抱義而處義有準之功抱誠之正誠寓繩之理是皆經世之法  
則足以示人之底止豈知誠行者一此乃中道義歸于一外無殊執雖式  
之為式散諸用以若異然抱所當抱由謹終而如始是以元先乎德準亦  
體於義經統大于王法洞明於麟史 抑嘗議可法可度在守一理易搖  
易撓當防衆攻向使聲色亂吾一霓羽奏曲管絃間吾一龍翔侈宮則何  
以四方用式蔑有越常之習百辟是式潛消植黨之風信天下知所矜無  
越準則皆聖心純乎一不分始終堪嗟唐太之多懲律人以法切笑漢皇  
之雜霸繩下非公 雖然蒸民之則固有取焉萬世之法亦無違也今此  
一而定國儲位早立一於任賢儉備決捨然則聖之抱一者又知相授一  
道咸有一德者焉是以為法於天下 興化李君瑞 天下向化聖人示  
儀一自同心之抱衆皆成式之為獨全正性之明執而無失推作窳區之  
則照若咸知 聞之君心當決於是非邪正之間治法常聽於把權堅凝

之日主之於中見不疑貳放之而準民歸表非物之功者象國論不齊人  
品不齊式自抱中來天下此一聖人此一南面垂拱法官靖深念用人  
幾易於鈞軸而言治屢更於瑟琴必也主與邦之言掣衆論以歸獨任制  
誰之賢扶陽明而勝陰即此為身儀刑之地孰不見聖人明白之心端居  
九五位之尊惟精以執昭揭億兆民之表丕見于今是式也言其世則  
毋搖異論之鼓簧官惟民極當立正人之砥柱歛而獨主於常德散則威  
孚於下土舜精以詢謀舉世法舜禹執而遷士萬邦則禹非主宰其間一  
者常定則觀聽之下式何所取王心無為而守允執厥中國人知有所矜  
惟公斯溥故曰事物均此一蓋不出人心之理意向無所主其何挽天  
下之趨非執中庸之兩擇善決矣縱立太宰之九正民可乎此乃正論持  
而私意之說破善類主而小人之勢孤衆議不能移揭衆望之山斗群邪  
莫能挽示群方之範模準之四海治表攸立如曰兩心聖人則無想謀既  
大同範庶民之叶諒賢惟勿貳法宜九土之敷向使堯守此一非詢  
訪之必精湯主此一非忠良之為輔則巧言與嘉謨喙爭騁頑童與耆  
德紛紛無主何以極立庶民新唐治之標率表正萬邦揭商民之規矩惟  
定吾所主固有偏見此自然之則可推同字推純其德儀愛作於文王無

永樂大典卷一四八三八

十四

貳爾心法宜遵於周武厥有太宗常謹一而心未能正宣帝亦純一而  
德猶不純所以親魏證疎魏證邪佞易惑信充國疑充國便宜謹陳然且  
樞機品式徒切繩下條令格式第嚴律民彼識見已差私心徒曰任己是  
規非不正大匠亦難論人不見虞書執此以任賢事修於府載記行之而  
察適民證於身噫忠佞不兩立而佞每亂忠正邪不同處而邪常干正  
為法之朝凶族尚肆為極之世謾言猶病嗚呼天地間陽一陰二故真元  
會合之時少參差不齊之時多信抱此莫難於聖

聖人立天地人之道 貯江黃士震 天地人異聖明責均道兼立於三  
極功獨歸於一身素存設教之神出而宗主庸建統元之理妙矣彌綸  
粵從二氣之剖分中有兆民之生聚非聰明之主融貫德顯何扶植此理  
流行古今形器獨超之謂道聖闢其機天地且立而况人身之為主 觀  
夫智燭物表美全性真發揮無極之至奧統攝有常之大倫若曰一元剖而  
已露一中之妙五氣布而遂鍾五性之民徹上徹下均此道體立極立心  
係于聖人方龍位乎中曷顯其功於培植俾繁分而後各全此理之真溥  
雖曰陰陽二位分作剛柔仁義兩端根於負抱欲扶此理於不墜必賴  
吾君之有造致中庸之位化育我贊建洪範之疇猷為汝保立之斯立非

事他術有其所有不離此道位居乎五自然化化以生生極建乎三孰測  
淵淵而浩浩 厥初有道原若隱若晦其間無聖人孰綱孰維况乾坤之  
內非止形氣而成常之外初無訓彜宜聖也心融一理之脉絡力為三才  
而主持使日月草木正位各履君臣父子常經不虧因所有者從而立斯  
形謂其誠注請稽於康伯理言其順說載考於宣尼 向使氣涵混沌沃  
矣機絨民胞二五渾然形質立常考太昊不作立極考唐堯未出則何以  
象彼星辰考彼疆域綱而佃漁居而宮室使至今道脉接續於後世皆隆  
古聖人主張於當日想事修六府蓋由夏禹之執中言順五常率本姚虞  
之惟一 果而立地之維流峙川岳立天之時暑寒夏冬教立於人而序  
序人物教立於人則鄉閭禮容散之於外功與用著歛而在己聖為道宗  
不惟常叶於歲時範由武建豈但順言於性命文自久重 是何義雖廢  
時時不廢於上天懸雖澮水水弗澮於本性魯俗畜而道於魯以無損高  
風靡而道在商而以病至是則人欲變道而道不變焉見植立有功於上  
聖

聖人順天政以全功 建安蓋伯升 天意佑下聖人立中惟順自然之  
政以全不及之功大以冠倫曲盡因成之理承其示事周虧化育之工

永樂大典卷一萬四千八百三十八

十五

混元自剖判以來大造之主張孰是惟資聰賢治罔味其意故妙用有機  
渾然此理且天方眷聖政實賴於輔成使聖不順天功欲全而何以 雖  
曰虎變當極龍飛御天然念縱以多能正切成能之望命其職化盡持贊  
化之權順成之道容有未盡運用之功得無少偏獨智足臨輔相體交通  
之忝真機密運保和成美利之乾 茲蓋驗一氣推遷予乃調元因四時  
代謝我其正閏動則合豫柔而體晉是宜歲成所主自臻日月之未往道  
相其密何有風雷之烈迅凡是功全所未全皆在我順其當順出乎類拔  
乎萃惟以身參裁其道相其宜初非私徇 乃今知皇天無私眷所望者  
不淺洪造有遺用待人而後全使統元于上自成化以足矣何承意于中  
膺作君之責焉矧聰明出任付託與造化相為輪璇功存勞道則運以無  
積功在養物則輔其自然使其私智之少勝寧免化工之或愆永賴夏王  
善實由於府事亮時虞舜齊蓋本於璇璣 思昔宅未命而曆象之數孰  
司範未訪而寒燠之時不正向非堯自天眷武由天命則何以功成考形  
為暢雨之證叶功廣考寓在星辰之時敬故凡膺帝佑以為君鳥可弗元  
工而治政未為魯國嚴豐年秬黍之司無若宋人有終日握苗之病 而  
况天君清矣洞若心鏡天情養矣瞭然性真官曰天官謂司聽以自我養

云天養每畏成而檢身修之於已既無往以無佛以此全功豈不成而不  
因妙幹元化用歸聖人是則亮於其實抑且賴變調之相成而與共又將  
資輔弼之臣 又當知盡順承之職固所當為極全能之妙莫名其盛川  
流山峙且叙定位魚躍萬飛亦安止性及其至也天地官而萬物役焉何  
者不歸於上聖

聖人立天道曰陰陽 福州熊高昇 惟聖立極曰陰與陽此天道之形  
著以吾身而主張大矣冠倫曷建運行之妙言其有證固中動靜之常  
切原極中分造化二氣流行君上妙經論以機出入謂代謝其間幸辰未  
免必均調自我輔成不及天道若難名其形象以證而求聖人知可驗者  
陰陽曰和則立 雖曰潛哲高古聰明繼天探觀神之妙以設觀握乾化  
之機而保乾然念藏於無形實發露於有形之際化而生物已胚胎於不  
物之先則陰陽流動變者暫耳必氣數幹回道斯立焉擬以與參曷使有  
常而有序其斯之謂當今無伏以無愆 豈不以洪水未平是終汨於五  
行烈風弗迷斯可齊於七政扶持窳漢之洪造調叶慘舒之常性小大象  
於泰成泰裁輔剛順象於臨保臨亨正蓋充周宇宙兼外無道而綱維功  
用責歸諸聖唯發強剛毅之有執何以建中謂秋冬春夏之相推必其叶

永樂大典卷萬四千三百六

十六

今 請言夫運真機於亭毒理氣一脉為元工而宗主聖明此身雖大極  
本無極難探曠以索隱然咎證與休證均以形而示人信欲盡彌綸之責  
亦當回氣運之新水火既修時乃叶於治府燠寒未若我不知其叙倫此  
氣之散此道之寓非人不成非天不因舜曷受謀惟驗舜衡之日月堯何  
順則但觀堯曆之星辰 是道也藏有於無陰陽之妙既胚胎動於靜陰  
陽之端已造使流轉如常何待建極然輔相或虧能無失道故曰有武之  
叙證斯彰厥類之顯有湯之禱旱乃永欽崇之保蓋因道以見道有大植  
立使外天而求天曷明淵浩是則經言乎大在春秋無柰於生成變述其  
元必水火各安於濕燥 然嘗謂理為氣之根同出此極誠者大之道反  
求自心且以叙天九疇脉絡一敬授天四時胚暉一欽故疑信不同則風  
大風反而肅狂既異則雨時雨淫蓋踐履為實地感召在我而道器非二  
物維持目今更令福善無私君子常逢於一泰好還有助外夷自應於三  
陰 斷之曰胷中具一極妙矣合骸身外無餘天隱然對越天性靜虛真  
境止水天君昭晰靈臺霽月然則聖人之於天道也又自有一身之陰陽  
此人道於係辭而亦曰  
聖人一天下財萬物 廬陵張林桂 天下至廣聖人獨司總大權而使

一財萬物以皆宜稟卓冠之英姿混同者遠合不齊之衆類宰制於斯  
蓋聞群分類聚必資品節之功國異家殊殆匪均齊之術惟統臨爾域不  
以勢隔則劑量之權皆由已出且天下有群情之異夫豈易齊故聖人欲  
萬物之財必先使一 唐哲高世聰明御天混六合之廣而撫御無間齊  
四海之衆而德臨獨尊茲同風共貫固有扞格故隨物制宜惟無幹旋此  
穆穆明明既已合為公之域彼林林總總疇非屬兼制之權 由是均調  
庶彙禪遂化生節制群品使歸陶冶男粟女布商鄧農野爾生紛錯悉由  
運量之內爾類散殊均在通融之下由摠權御世有以一之故凡物得宜  
無難處者上智奄坤維之勢時已同然有生具成見之情吾能制也 請  
言夫物盈宇宙未易區處權在聖明當嚴總持非奄乃提封自有使同之  
道恐紛然異體紛無可制之時聖也壹乃衆異混夫八維飲食衣裳兼制  
以無外山川魚鱉曲成而不遺茲物情有所則矣舉天下莫能異之通若  
周王何止飭五材之以混如虞帝豈徒修六府之惟 人但見土穀叙而  
尚俗惟和財貨通而商民不困則曰聖以道御物無形避豈知九州攸同  
均茲慕德之意萬邦以正共此來王之願若縣區未有以使一則爾物何  
由而制萬壹而齊類更符崔氏之言達以養民兼叶荀卿之論 又況業

邁九年之進德同萬里之來錢可鑄矣議深鑿於單穆糴可平矣法思行  
於李悝可不誼明一統而更幣制立仁同一視而賑民廉開使人情無或  
異者則物理何難制哉將見和以統之和可臻於利用道而同此道足遂  
於生財 其有寵物貴賤而國力易窮制物低昂而民心愈屈蓋權宜而  
致利斯謂均濟若執異以為同不幾矯拂要知聖人之一天下未嘗強天  
下焉所以能財於萬物

聖人聽天下取諸離 信州湯一翁 聖聽天下智周事情無一毫之蒙  
蔽取諸象之離明聰足有臨外達幅員之廣理能近譬中存利正之亨  
聞之聖心無壅而不決之機易象有虛則能明之理厥初畫卦意已先寓  
自今臨政體之可以惟能聽也天下之情何遊乎非外取諸臂中之明即  
離矣 雖曰中正復位清明在躬恭己南面詢謀合官然而堯光所獨何  
盡在於堯耳舜智之臨何不遺於舜聰意者合坤輿之大會而歸離照之  
中稟淵懿以作君萬方洞達體正中而為政一理昭融 取之如何象其  
麗正而復正君尊體彼重明而嚮明御極洞徹一性照臨萬國當文明之  
盛如二之吉母向晦之終若三之晏欲其隨事以兼聽當即離虛而取則  
素全惟唐達乎遐邇之間近體於身同此虛明之德 我聞曰天下有萬

事能聽則能斷聖人爲一心貴明而貴虛使伏羲所畫猶或昧此縱師曠之聰能無蔽歟惟聖也洞一己於臨民之際闢四門於蒞事之餘不惟履者象日象火象止備觀以佃以漁其聽溥也即身取諸若曰通之注考王生之語如云明也說稽孔氏之書 嘗疑之聽非火也且形爲火之言聽豈衡也至有爲衡之語豈取其幽隱之洞照抑取彼重輕之兼舉當知衡司於夏夏爲離正之地火盛於南南乃離明之所苟能即此道以兼聽可不虛其中而自處想出征以此昭昭仁義之師諒成化由之秩秩紀綱之序 非不知取益教天下未耜新採取隨利天下馬牛服乘或舟楫取諸漢濟以致遠或書契取諸夫易夫結繩雖隆古數聖人隨所皆法然係辭十三卦離尤首稱因知聽政之有道惟以虛心而後能更令廣彼冥聰康可知於先後抑使用夫坎耳險備識於丘陵 愚嘗嘗世事以參稽鑿易書而審訂明離當照陽精胡至於薄蝕重離用繼儲議故爲而未定嗚呼今之聽天下者又當明兩之離以戒九三之離庶有裨於聖聽

永樂大典卷一四八三八

七

發而中節各安天命且性本不流於物慾易縱者情非聖能自立於人倫曷歸于正 觀其作以惟睿運而乃神爲生民立極於萬世知名教在吾之一身品如未遜則五典秩禮道或不遠則九疇叙倫非教明于上揭作人紀恐情動乎中或虧性真誠諸用顯諸仁首明綱紀出於理合於道悉近真淳 是正也非拂其好惡強加田耨之功非外夫仁義反有犯戕之病統會一極儀刑兆姓連中庸道民無不中之善怒原闢惟化詩有自然之吟咏叙彝者倫立極者聖豈人其天復情其性王者方新於統理闡作教樞品焉雖有於上中澄爲心鏡 大抵命兩問而謂人均具良善於大中以爲教有資聖明自君臣至夫婦五教是禮無賢否與智愚一均此生特暫爲血氣之私己不無賴君師之正名三綱舉焉準繩三品之論性五常修焉防範五綦之縱情方其未立何有異理及其既正渾然一誠如云稟節之辭志稽班固若曰原明之語疏考康衡 蓋始者友朋倫也情亦見於友朋父子倫也性不知於父子奈身不正者有所忿懣心勿正者流於邪侈故必有湯之修紀則性乃可若無舜之叙典則情終不美章六君子以衆皆效幹於風化而五星極之建誰不還其天理使人皆一出於正也則倫果何資於立耳是則教防其爲更資彝訓以教之學所以修無類

序庫之明以 慨後世常棣之詩廢則兄弟珍臂家人之道幸則婦姑反  
 脣所以六鑿相據情實皆欲四端未達性根豈仁幸而宣詔人倫情且見  
 於導下武紀人倫性亦成於化民倘非因爾極以設教未必純乎天而不  
 人使禮可耕田何至有借鋤之子如心猶伐木豈能無擊柱之臣 抑又  
 聞始為教教雖因稟賦之真終也感民又自中和而入樂曷嘗情管於長  
 幼之分定禮可節性節以尊卑之序立不然則立人倫正情性之論何以  
 發於禮樂一志焉又見帝王之治襲 袁州劉龍翔 惟聖立極因人叙  
 倫爰正其情之發以全此性之真位繼離明植乃與彝之教功存家養粹  
 然動靜之純 悉民均物則曾何愚智之分一日無綱常易溺黨偏之病  
 惟英君扶植自有常典故真境潭融畧無通行且情生於性奈何物慾之  
 易移幸聖覺其天爰立人倫而使正 妙幹道管躬持化鈞出為儀表於  
 萬世責任經常於一身世不可無教則力扶五典以垂世民未知有紀則  
 首植三綱而示民非極因心立正表於下恐性為情撓拂天以人藏諸用  
 顯諸仁茂宗厥典出於理合於道盡迓乎純 正之如何隄防六鑿則揭  
 天六順之修檢求五秦則提我五常之病脉路一理範圍萬姓成王睦族  
 咸遵防偽之教商湯修已孰越隆衰之性蓋凡有此生則均具此理特警

永樂大典卷萬四千三百五十八

九

逐於物而正資於聖學校以明也何分上智以下愚陶治而成之但見理  
 融而慾淨 賦者曰情自性中未嘗為私慾之湮汨極非心外立正賴聖  
 君之發明非禮有經訓有紀揭示斯世恐人勝天慾勝理孰全此生所幸  
 得上智有彝常之教用能制群心於嗜慾之萌厚關雅化正禮正義達中  
 庸道盡明盡誠非以天覺天表正自我恐因物交物性成者情不然稟節  
 之言曷陳於固宜爾原明之語兼述於衡 蓋始者庭闈唯諾父子主恩  
 廊廟都俞君臣有紀禮耕義種發必中節人去天全成無猶杞雖厥初均  
 善於抱負然因物易流於邪侈是以文后明倫依人性以罔弗唐帝教倫  
 防人情之不美惟以身任教君有如此亦因心立極吾非強以但見遵王  
 無惡直形遵道之庶民順則不知詭泐康衢之童子 蓋曰六君子不作  
 教缺宗主五皇極浸淫人亡典彝雖漢武紀倫性觀民壽而孝宣詔倫情  
 期下知奈何指狗為仙竟陷欺君之責侍燕作色畧無為父之慈豈時君  
 無大扶植抑爾俗強難轉移當知一則心惟多慾庸主性質一則政皆雜  
 霸中才等夷使君為堯舜有所立矣則人盡奉養奚勞正之不容色起借  
 鋤豈復有耨田之比設或爭與擊柱亦尚如伐木之焉 斷之曰導之以  
 理既會本真防之無教終流私習惟此樂以管情殊貴賤於音律禮以節

性下尊卑之等級是以立人聖人倫正情性獨見於禮樂志焉雖天地之心亦立

聖人器禮義田人情 邵武鮑得一 人自聖覺情防物逸禮與義以為器功若農之服田仰止聰明兼備修陳之具推而整闢伸全粹美之天聖人念民生猶物之生以君事體農之事惟中節合宜兩有治具故養華去穢一陶春意人之感者善此情惡亦此情田以治之禮為器義復為器當其德稟淵懿性全取明觀群心感物以隨動念衆慾如根之易生所以修種之柄有不種之為種治耕之耜雖非耕而亦耕惟能即道器以制用自可推農功而理情方出以經綸其具異斧斨之比若勤夫種畝於中防荼孽之明 茲蓋去惡無其具則惡草滋繁樂善有其柄則善根毓粹當陳此以後種肯舍之而不治接其生者芟夷物交物之害理而動者培養天其天之利俾群然不縱於情慾所恃者可操之禮義修茲柄叙有秦獲漢帝之功明彼始終若夏甸商郊之地 嘗謂器者農之資難缺於耕耘之日理為慾之對當明於界限之特況如周生穀期既碩以既阜豈謂粵無錫可乃奮而乃苗必也因群情而耕種隱然有農畝之鉏耨約如弗畔在在與避舍異不芸生生務滋信有間器與能之理乃無甫田維秀之

永樂大典卷之萬四千八百三十六

二十

詩記考載生修連兼云於實也注詳鄭氏剛柔亦謂於和其 亦由夫根陰根陽情涵未發之初生動生靜情露方萌之始人心自可制物人慾豈能勝理奈愚者縱其情田甚穉稗昧者蔽其情田誰耘籽我得不得器藏於禮探彼禮節器安於義勃然義起但令耕方寸之地焉皆可圍道中之春矣想見而用此依然成石之載艾諒緣以制之是亦夏王之操耜 或者曰悅義如悅蜀人所同得有禮猶有藥人誰不知觀民情不莠於欲意君上果農所為何植杖而芸義弗容廢何借鋤而慮禮終可維嗟世道荒蕪天者自若亦性善本根人皆有之倘曰下通焉用並耕於許子未知上好固宜學稼於樊遲 抑又聞防民甚防物之荆棘治已即治人之根抵耳管絃之器當剔蠹於聲色目搏蠹之器盡去蠹於酒醴夫惟不舍己之田而耘人之田始可制情於義禮

聖人理財正辭曰義 建安鄭大年 惟聖知本理財有辭必曰義以斯正豈罔民之可為全夫致利之能言美自順斷以合宜之謂道貴由斯大九利公天下舍道則私事當人心於言無愧非取之有制動合乎順縱巧於為說用何以致財者末也詎容理此以無辭聖曰非它不過正之而以義 觀夫備物之用使民以宜處事合名言之順示人無毫髮之欺意

謂九式非過取捨周令則為過六府豈私用外禹謨而必私使辭不正辭於義悖矣是利以為利強民取之每思守位以聚人言為苟當要必度且而制事在審其惟是辭也名之以助微名有定名今之以貢賦令無非令非利一已以愚百姓貨云其聚立於大易之道用言其足宜以中庸之政苟違其義以過求吾恐其辭之非正且權低昂制輕重蓋有名存必立可否明是非不為私病吾故曰利自義中來舍義則非利財之名不正何名而取財生之有道則國府龜具取之無藝則鉅橋鹿臺吾非巧其說以聚斂不過公此心而刺我貢無橫取任土九貢材不妄費用天五材辭不正也義安在哉係載考於宣尼非言以禁史更稽於班固道謂能問何聖人錢穀未嘗問藏有富於縣都蓋鐵未嘗議去其征於關市不區區乎頭會之令下不屑屑乎口錢之算起蓋曰以太宰計財用自足邦賦捨大學言財利是無天理有義制之正辭在此不見詰言貨殖皆云本務於商王詩詠阜民蓋謂由行於虞氏或者議更幣以贖財何漢倍之虛耗稅畝以斂財何唐民之怨咨稅畝不義也算至丁口更幣非義也創為積皮所以輸臺雖有詔覺則已晚奉天非無制悔其可追嗟理財於初念不到此縱正辭於後終難及而甚而問架之令行諫焉不用至若舟車之算

及仁亦徒施又當知羨餘言信以味翠之費奢會斂說行自泥沙之用侈故古者匪頌有式謹德所致貨利不殖制心而已使徒知理財之有義而不知節財又今之第一義焉人亦有解於我矣建府陳世延惟聖裕國理財正辭非容心於過取蓋曰義以無私躬全致利之能言何以順道本得宜之謂事審當為蓋聞取民之制烏可無名有道之君未嘗規利凡源源致用一出公是亦事事合宜了無私意今日雖理財之當急必也正辭聖人不任智以強求亦惟曰義觀其設教體觀向明離念邦家雖生計之當裕然政令豈吾民之可欺所以均周之用昭明周式之六典阜虞之民洞達虞弦之一詩曉然使天下以知此不過自義中而得之仰明君之不害不傷言皆當矣亦大道之無偏無陂宜務行而蓋曰見得而思則令必當情先利而後則言皆悖理有定論在自公心始足用數言根中庸為天之道聚人等語本大易禁非之旨信知行義所利博哉是言財其辭曲矣履茲五位阜殷寓獎今之公菽以一言揆度得坤方美吾故曰財散於天下御以術則非正言合乎人情必所行之得宜以道而生無劉鞭桑計之功取恐語人有愧縱湯誥堯言而亦疑此聖知邦計之從出故凡事揆時宜而後施農桑非強致行道故始食貨豈

永樂大典

卷一四八三八

求遵王所基未嘗舍義惟利是徇以此為辭其公可知想明若武王八政  
 言用衆之次諒行如舜帝九功歌生屋之惟何古者漁鹽可議也議不  
 及於漁鹽關市不可征也征不行於關市幽詩八章無強取之象穀高貴  
 一書漢過求之絲枲亦曰生財無非道義所當好得財亦有政義焉必以  
 使私者勝公者泯矣有所取怨名不正言不順皆從此起所理無它曰公  
 而已仁如有矣國矣梁室之征道未至於訟謾晉人之後自取民以義  
 既遠隆古而舍道言利浸形後來更鑄之令下為漢民害搜借之說進開  
 唐利謀幸而陸宣公百奏言言征歛之大憐貴少年一疏懇懇公私之可  
 哀嗟我家大計幾為私懷幸公議一脉力為挽回苟務明義何難理財既  
 唐大行仁運漕美言於關內如武皇多德耗虛徒歎於輪臺斷之曰利  
 以義則公不以義則私財因人而理亦因人而病信一張湯巧與籠鐵之  
 議用一字文妄出括田之令是必去大學小人務財之害而後可以行係  
 辭理財正辭之言正人進則辭無不正  
 聖人仁守位財聚人三山謝拱父權總上下德歸聖神仁素履以守  
 位財必豐而聚人智足有臨望素孚於當世寬能凝鼎利兼萃於生民  
 蓋聞群生每安於富足之天神器要必有維持之地何統傳于上衆戴于

永樂大典卷萬四千八百三十八

二十三

下意命眷者德民起者利且體元作聖深思美道以經邦非曰仁與財何  
 以聚人而守位雖曰鳳曆光啓鴻圖肇新是繼德兆之赤子天拱九重  
 之紫宸然念大寶龍飛為永乾符之握萬民屬集當思離散之因必養生  
 厚下因被之利而祈天永命推吾此仁絕類離倫為帝眷民心之所屬保  
 邦蓄衆在貨泉德澤之咸均想其基圖千載而曆澤絲洪煙火萬里而  
 利源蕃裕世世燕翼元元熾蒸豐水蒸哉鄙邑鼎定南風阜芳鄧墟民聚  
 非吾仁天覆爾利泉衍何生齒日繁宸扈山園有容乃大聰明新南面之  
 臨宜在其高招集異秉吳之鑄請言夫皇家有遠藉雖萬世以可保民  
 生苟困乏曾一朝之莫支舜由仁義曆數在爾禹底財賦謳歌者之今此  
 寬起襲家傳之法農桑富日用之資鑄虞被矣八百載之過歷鹿臺散矣  
 三千臣之會師信知德盛則祚永未有財豐而衆離大日贊大曰生請考  
 係辭之語有斯富有斯貴更稽范史之辭人徒見七十翁嬉戲漢俗相安  
 三十世流傳周基寢父豈斯民烏合之偶爾抑累代鴻休之私受當知絲  
 絲忠厚仁本世積在在雷廢財猶貫朽信人惟蒙利人乃可聚而位匪有  
 德位何長守想永益天祿自九功惟叙之特諒會彼大家乃圖法既流之  
 後彼有商鼎將遷猶濫忠良之戮漢戶已耗且寵商賈之財或竹木有

征啓亂卒之憤氣或鞭笞肆虐遠再傳之禍胎嗟竭民膏血為利而已而  
戕國命脉豈仁也哉蓋思夫約法二三章都永長安之地踴分百餘萬聲  
傳魏博之雷 抑聞之上惟有德於利必輕后欲守邦非民罔與孝文崇  
義始除盜鑄之禁武帝多怒乃有算縉之舉是知聚人正所以守位散財  
正所以為仁故首述曰仁之一語

聖人觀會通行典禮 三山羅世英 惟聖制作觀特會通行典禮於天  
下皆源流於易中智足以臨默察卒亨之治制斯可舉大哉秩序之功  
聖人用易以乘時審權而連體凡熙朝顯設其制特盛亦休運亨嘉自今  
以啓觀四海通會通之日漢底文明非一人得參酌之宜曷行典禮 神  
武間出應明挺生以大易周流之義察斯民和洽之情睹變化之乾則可  
見乾合考往來之泰則始知泰亨此休期自克罕遇宜盛制于今可行誠  
明素抱於宸躬亨而復合經制特因於世道大以兼明 蓋曰民情既達  
防民之政可施治道少賸飾治之功莫顯心與易以為用治隨宜而後闡  
維多維有三款備物我享我將載歌式典非當時強是制以修舉由聖意  
察其時而運轉存神索至識混融洞達之機初制辨儀極顯飾修為之善  
請言夫世道升降即易可見治具修明惟時是因戰爭何代典且見嘗

永樂大典卷萬四千八百三十八

三

倥偬何日禮猶撫秦劔當盛世以飾治蓋闡彌文而示人順而通財始可  
祭蜡遵而會極乃能叙倫信觀時察變皆得於易見行典與禮初非強民  
用曰適時注考韓生之述象言見曠解稽孔氏之陳 是何秩宗所掌不  
言於司空平土之先宗伯所職必係於冢宰佐王之命蓋四海未會同何  
有實直萬民既通阜乃知遜敬斯時苟未極乎治是制亦難施於聖朝未  
萬國議容瞻玉帛之新道啓八靈文物觀衣裳之盛 又况明繼豐熙位  
新履端與地再恢父老霓望重書一至乾表曆寒於是辟雍修學新樂有  
紀祖廟致享慈闈問安惟聖心於易有得故治典任人可觀踵虞朝成聚  
之時五膺於我邁周室用享之日六建其官 抑又聞儀之大備多生平  
定之時世不如古罕遇亨嘉之會固非通也何用祀之義亦取渙非會也  
何假廟之儀猶賴要知會通時也若典禮其可一日而不明觀變之功其  
大

聖人立中道以示後 吁江余子敬 道統之正聖心所傳立大中而有  
地示我後以皆天風稱至美之官極公所建用啓遺仁之世覺以其先  
切原嗣玉果執開心悟之機皇極所以為家傳之寶植其大本即此默會  
啓予繼世俾之能保聖胎乎後契其天以覺其天躬立厥中示此道當傳

此道大以能化得於不思念大原自無極以有極欲正統由今時而具時惟精惟一開明心上之精一是訓是彝扶植性中之訓彝此立之斯立聖聖傳是而覺其後覺天天契之聰明足以有臨不偏所建啓佑正而周缺如指諸斯示者何心而允執俾心領以誠乎言不可闕非言傳而面受培植者正會歸其有武作汝極將闕述養之主湯建其大正啓思庸之后即其中以立其心非吾道曷傳吾後且蕩蕩無名也允植惟微非諄諄然命之俾臻長守賦者曰中其不中道在方寸示非真示聖貽後人况吾心一太極先得古今之正豈家法昇嗣王不聞知覺之真故此有所謂家傳之脉絡得之於心上之經綸大而垂世欲垂統之可繼妙以傳心冀傳家之克遵即此授受爾其率循世以裕焉請考商書之誥教云為也載稽柳子之陳蓋中道也同於義文首探本原傳於堯舜已存根抵上古以來至于中古之世先天之奧發作後天之體所以周王建中克闢遠酌之成后大禹執中用迪敬承之夏啓道吾謂道接此續續心以示心承之遠逸美必則思貽厥出猶及於遺仁德以垂為教抑由於修禮又聞之道垂萬世心之妙固盡道貫三才聖之功亦深康衢童子泯若知識王路庶民誰其比淫天得天之中閭正歷敷地有地之中疇分土金以

永樂大典卷一萬四千八百三十八

三四

人傳道豈惟一統之示後建中于民復為兩間而立心但今正則是道錫威敷於五福母使極惟既弱罰自見於常陰終之曰立心傳後固妙流通立賢輔後乃能負荷今也悔而求道伊尹訓已闕以諭道周公啓我然則聖人之示後也既有洪範建極之道又不可無豐水有芑之仁離之非可

聖人辨上下定民志三山蔡惟和上下辨等聖明有功正人倫而在  
我定民志以歸中稟獨智以無為尊卑既別安詳心而不玉應趨向皆同  
聞之高卑既判有禮者存等級雖嚴至中而止非吾君一正於名分恐人  
怨易虧乎天理自古立常經於上下聖則辨之使民遵皇極之訓彝志斯  
定矣觀夫德仰離照命疑鼎新任君師之責以立極揭天地之經而示  
人世未知慈孝則父子有等俗未識尊卑則君臣叙倫倘不有會歸之道  
恐皆為陵僭之民仰惟唐主之天臨等差不素至使儒夫之風立習俗皆  
醇是民也一聞作極念無反側之私一沐殺獻性茂滔淫之有明大分  
以昭示挈群情而歸厚使富貴而脩者無失所好使貧賤不攝者愈堅其  
守蓋限則以中導則以禮見定之者民辨之者后自聰有歸剛有執然後  
正名雖老益壯窮益堅斷無雁咎吾知夫是禮各有中中非禮之外物

佛天以勝人人與天而兩歧況等衰之別物且然爾而辭避之心人皆有之惟明君既立於常制則爾衆執從於匪彝堂陞勢廢斷無逆命之臣子首足分存果見傾心於外夷蓋此志可移此理難泯故其極一建其民已隨成后正儀禮備陳於以道姚虞微典書具述於惟熙 思昔爪剛力扶父矣相陵杯飯汗樽混然同體聖乃辨上下之位而位序各正辨上下之儀而儀文漫啓所以五極一教志局枚越高濤一叙志皆丕僕非中在天地間揭立自我則人持禽獸耳其誰知禮想富貴異制人自別於嫌微諒兄弟有倫下亦流於愷悌 故嘗謂分義未明則辨之用乃著小大未一則定之功有餘向使衆志俱若蒙責之日蒸民常如太古之初則何必辨等立教定親與疎恐中道悔真轉人德以滋甚此天常宗主賴聖君之責歟果而安民考戴記之言思云敬若為教述班生之語心謂防於 矧今東朝展慶上承慈極之尊后冊告成下迪民彝之大宜夫叶周至治定鼎邠邠頌唐中典定功准蔡惠何幸親逢建極之君而身為極中之民孰敢越禮門之外

聖人輔萬物之自然 三山李守正 物以類聚功由聖全輔萬有以成若本一真之自然屏乃多能靜處不為之地贊夫庶彙俾安固有之天

永樂大典卷一萬四千八百三十八

二十五

一原肇自有初萬象紛乎同宇惟相之以道無事於矯拂故聽彼成形各安於生聚爾物不傷而不害是謂自然聖人何慮以何思克全所輔 睿智素稟聰明夙資意其運智以酬酢而乃存神於靖夷若曰好順惡逆天理素定揉曲以直仁人不為有道相爾無心處之九重正龍德之中神功俱泯廉類極魚麗之盛帝力何知 是輔也贊其化於中庸能盡之特想其宜於泰道交通之地若爾常性非吾私意焉飛魚躍順飛躍之妙理蟻屈蛇伸於爾類贊成一付於本然生育孰知其所自臨也而有執也穆穆何為冀之而使得之生生各遂 吾知夫大造無全功有賴乎聖凡物具成理毋參以人焉何心於水以水用智舜何意於風因風阜民今此昆蟲草木順彼之順丘陵澤川澤因其所因苟涉人為之累恐虧天理之真又何事焉請考淮南之述不敢為也更稽老子之陳 乃若物言以御尚勞駕馭之權物謂之財未免刺裁之力握苗助長至動終日之握刻楮求工徒費三年之刻與其徇所欲以求逞孰若輔其宜而自得順如堯帝無為果見於垂衣理若文王不識但聞於頌則 嘗論夫古者數聖人利及天下畫前十三卦理該係辭斷系揀本蓋取諸益服牛乘馬所因者隨或剝剝以體渙或佃漁而做離蓋當然而然靡強然爾故因利而利疇非利而不

# 永樂大典

## 卷一四八三八

見月令著篇有傷外覆巢之戒曲風播詠歌烹葵刺菜之詩抑又聞智巧不鑿自今生意之全機械少明未先人為之病苟不誠無物則經綸事一世之望必至誠盡物則發育遂群生之性此天地位萬物育子思子必本之以誠見輔相有功於上聖

聖人法天而立道三山曹雲之太極真位聖人法天探其原之自出立是道以相傳稟睿智以端臨心寧通用憲聰明而茂建理本無偏夫惟神心契元化之機皇極播域中之實謂開闢之初已具成理故扶植於上必參大造推唐作聖任兩間宗主之權觀法於天立萬世綱常之道大以能化得於不思念正統之傳雖自我以親授而大原所出自厥初而已基在天有可法者是道夫何遠而共己而治何為哉密庸神化順帝之則莫匪爾揚作民彝豈不以曰陰曰陽即仁義之端一冬一夏亦德刑之政可不仰以從事承而順命則稽如堯揭為堯極之大面若於禹建作禹疇之正立之斯立無一非道法所當法矣矜於聖尊而居上存何思何慮之誠承以建中無不植不修之病大抵道在極之先正賴扶持之力聖為道之主當明法象之因况三才並位皆通貫於一理而萬古常經實網維於此身我得不得是彝之正直參洪造以彌綸盡贊化之誠因以修

永樂大典卷萬四千八百三十八

二十六

教體錫範之意為之叙倫信乃聖之立道純乎天而不人武王順有顯之常極教是訓湯右奉無私之德建中于民試觀夫天道寓春秋則主殺主生天道在陰陽則一嘘一吸道運於天而叶四序之來往道顯於天而妙三光之出入信厥初位莫於是理以己具豈惟聖時憲或私心而強立施而博愛策兼述於董生位自致中訓亦陳於孔伋吾乃知齋極未分象數猶隱焉圖既出機緘可推所以令發風行之渙化成日麗之離道濟於謙則禮以謙制道神於觀則教由觀施觀先天成理自易而闡見作易聖人因天所為立者卓爾疇非會其抑見統御於乾變化合乾和之保交通以泰裁成叶泰長之宜又當知探無極之初者但見混融泥有形之末者不幾淺狹今也不識不知泯若言意無聲無臭隱然象法故曰聖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見運用之功不之聖人輔萬物之自然 廬陵張壽父 聖所謂道天而不人非強輔於萬物本自然之一真據五位以尊臨濬無所欲相群生之固有罔味其因大凡有生性所性順適其真上聖天其天因成而已運量於中不有陰相靡刃於下殆幾巧使萬物林然生也曷遂其宜一人因而輔之自然之理雖曰教化我職裁成我司然而擾擾之中虞舜以靜安安之外唐堯不

知茲利因所利利豈強者見輔不求輔輔斯得其聰明冠乎群倫寂然靜  
 度品秉付之一順相以無私 想其贊其化於中庸能盡之時相其道於  
 泰卦交通之義蓋有常性豈容私意昆蟲草木各順天理穀粟麻皆因  
 地利信知物生各遂真機智者安行無事感矣茂加矣無一毫有拂其間  
 相之使得之彼萬彙莫知所自 言之曰隨方而散聚物理素定任智以  
 櫻拂聖人不為况乾父坤母能生不能教人君宗子任真非任私特因功  
 用之不及所以裁成之有資不惟舟楫蓋取諸澳雖至罔罟所因者離皆天  
 然之理如是豈蔽者所能輔之何所事為請考淮南之語不教為也更稽  
 老氏之辭 吾故曰禹治水矣不能強之西流稷播教矣不能使之冬殖  
 麟自遊鳳自至成后何意焉自飛魚自躍文王何力蓋物有生有長其理  
 順適持天不人不因資予輔翼相以自然宜其各得絲花徒剪甚哉隋氏  
 之奢玉楮求工隳矣宋人之刻 然論之鳥鵲可窺也卯翼非我草木可  
 識也勾萌者天自動自植自生自全奈何穿牛絡馬天者人矣續鳧斷鶴  
 情其性焉嗟過為知巧大率求助故未能輔相已虧自然甚至機心見而  
 鷓亦疑且驚于海安得至誠著而魚可察成躍于淵 噫畫蛇者適以自  
 戕象龍者果將安補故此力非我有耕鑿成遂則惟順帝識知何取至此

永樂大典卷萬四千八百三十八

二十七

又所謂聖人觀天而不助焉何所自亦何所輔  
 聖人見道知治象 京序黃愷翁 聖與人異治因類推道於中而有見  
 象非外以能知躬全上智之資理觀其順足驗當今之政形著於斯 聖  
 人羊幽明之責以在躬於形器之中而察理元化運行洞洞無隱王政著  
 驗昭昭可指是道自斷齋之既判類實彰焉雖治非有象之可名見而知  
 此 觀夫明足高世哲能識微身為三極之宗主用合兩間而範圍察乾  
 之化得兩施雲行之妙驗泰之交悟陰消陽長之機蓋象中有道隱者實  
 顯如道外求象岐之則非眇躬中立以成能理窮至奧履政足知其有兆  
 應豈相違 豈不以若常若時證闢狂肅之殊一凶一吉彰有意從之異  
 彼有所擊此其如示觀舜玉衡即舜欽典觀周土圭乃周布治信形上形  
 下其本則一豈曰道曰象可分而二務若若廊之高拱燭理惟精瞭如都  
 鄙之所觀求端有自 請言夫象著於有形乃造化之至顯人惟不見道  
 判幽明而異觀故板蕩證形川沸雷震優游害著日青夏寒苟不有聖人  
 之識其誰窺元化之端玉燭既凋民想影附泰階苟平國如石磐非因此  
 以有見欲知之而實難伸舒述陽德之居教明所任翼奉論天心之教言  
 取其安 胡不觀雷者君之象出地震驚雷者民之象隨方隱見蒼龍象

物次則在野太白象丘義為主戰凡著而成形治所由出非明其為道視猶不見當使與言其有重輝開昏室之符毋令平謂之無甘露召唐家之變自古人稽驗之意失而後世步占之說乘一權竿之用止昏火一宮室之過指為木水甚至以天戒驗朝鮮原缺星占燕運之典錄某證應其事固已幸然一象原缺水之騰原缺又當知至治證應固以象求聖心星之變護邪原缺

原缺日月照臨即吾大易之常父河海流轉亦我原缺則聖人觀象亦不過求諸吾身之天地焉以原缺

聖人 道知治象 三山陳堯章原缺 類推知治象之攸驗 見化工之所為仰以需原缺 出驗諸為政有成法之昭垂原缺 聞

之聖心體原缺 天理與人事相為形見著而在上自可稽驗原缺 運轉專自極繁之既判於道已存欲知治象之昭如觀天則

見 觀夫大以能化得於不思窺鼓簫於左旋之際觀光明於下濟之時風雨霜露此教謂至春秋陰陽其端可窺觀彼之形知此之象苟無所見果何所知惟聰明之至為能求端於上於恍惚之中自有觀政于茲 想其觀風行於漢而彰漢之言觀天健於乾而正乾之事鑒實不遠于因以

視是宜月因其和則袂日觀法曆得其欽則授時敬致惟有形於上有象於下故在天為道在君為治且乃神乃文而乃武識彼自然凡布政布教而布刑昭乎如示 大抵天以道而示惟聖可見治者道之形自初已基昔太極渾淪此道泯矣迨三才判判聖人則之今此躬接原天之統而稽上帝之咨雲漢昭回號令隨著雷震動刑威迭施道實在是象因寓斯若曰定時策考翼生之對如云改政注稽師古之辭 向使河圖未出道實隱於先天洛書未訪道不知其大實則何以食貨有條疇布於周武天澤皆禮爻分於太昊信昭則自天見則自聖法之為象體之為道法時布政魏旌六典之昭設教盡神觀體六爻之造 又况皇極象天以理盡世王畿象曰求中立現作服象日月立以為式制禮象天地從而卜儀則知象之所形皆道著驗聖其有作因天轉移承於王者任德刑政端云爾措之天下謂事業自上形而 故曰天不愛道方示於人聖不祕道復陳於象法盡治象政以昭布民觀治象人知歸往則知天以道覺聖人聖人後以道曉斯世焉道無二心無兩 聖人五行以為質 撫州吳南一 惟聖察治以天驗人行即五以為質事可參於在身挺卓爾之聰明行虞或闕取自然之形氣證審相因 聞

之顯幽雖為迹之殊感召皆自身而出非參諸證應以驗休咎則凡所云為曷知得失天以五行而密運可探其端聖期一己之盡純以為之質位始光復明方繼離足以臨也大而化之雖天不求知但惟吾事之盡善然事恐未善必驗諸天而右知所以質彼之證正吾所為粹然龍德之正中常虞有過參彼龜疇之初一益信於斯豈非哲謀既作則火特燠水時寒肅又不明則金常暢木常雨思必曰曆風斯叶于可不觀得性失性而相彼由致驗休證咎證而察其所主五如皆順行罔缺一一有錯行事當正五抱此誠明之正躬欲無虧觀諸運轉之機證皆可親大抵吾身視造物雖若有間天理與人事感之必隨觀雨若時斯表在躬之故因風有變始知措慮之疑顯然在彼之證驗可以推吾之設施曰從章曰爰稼則又作以曆作不炎上不潤下是智虧而禮虧質不此取類何以推焉若稽天必稽自汨陳之后舜如審已亦審於允治之時思昔以湯之齊聖而七載流金以堯之神聖而九年澤水豈躬行或有闕者而天變胡為至此然傲予一意堯即悟於方割罪已數辭湯歷原其何以即當時之事觀之則為質之言驗矣所以地平之效功底允成不然兩至之祥言猶未已乃若五味為質而調和之理寓五色為質而彰施之意明然作誠作辛

永樂大典卷萬四千八百三十八

二十九

不出水金之類以黃以屬特殊火土之名信教焉皆係於庶事而何者不關於五行可不察原缺 妙驗吾修者之誠是宜兼復也之言經垂載

原缺 然之證志述班生 又當知士居於五默原缺 意曰以五實主彼貌言聽視苟泰求或原缺 章其次然則所謂

為質者又當考察原缺 揆五事原缺 聖人以日星而為紀

聖人以日星為紀 三山監諫南原缺 統理法彼東陽之權庸 經綸 且擬天地以參身仰惟實原缺 察時自乾文而始仰而觀象執度可考俯以立事綱

聞見道知原缺 維在是雖神聖繼離明而治必也求端謂日星有常度者存以之為紀觀其濬哲素稟聰明夙質道可貫於三極誠必參乎兩儀熙舜之績且汲

汲於齊政舉堯之綱猶拳拳於受時皆所以觀象而治承天所為剛有執智有臨步占敢思夜以觀畫以察經理由基 茲蓋一周三百餘度而靈

曜弗違五佐二十八宿而常經自正秩若有序迄無舛令是宜地自我明而隨分畫地政自我修而以中考政使輝煌成炳於列曜見統紀有資於

上聖作謀作哲運乾旋坤轉之機有列有明茂渙散幸瘳之病 大抵厥初開太極固有法以有象其間非聖人果執綱而執維月何關於量而月

永樂大典

卷一四八三八

以量取時何預於柄而時因柄移况此太平之休運叶應圓極之祥光陸離昏婁宿旦軫宿而乃別季仲春瑞谷秋秣谷而遂分析爽紀者理也則何遠而疏考孔生備述授時之語記稽戴氏纂陳作則之辭 古者人時之授必謹占星王歲之廣亦惟象日或炎帝司之星屬黎女或太皞掌之日行營室凡六為舉動皆本造化豈想攝綱維不由平秩倘依於平定更昭明而星云景星重暈重輪有耀皆顯同色同晷流光自形信象非偶者紀不偶叶而彼既效驗斯為致靈鄧平雖驗於初躔第施於曆實証計言於必善請念乎經 雖然為君法天固自我之當然立經陳紀尤在君而必以故中和之紀樂自此作賞罰之紀國因以理然則聖人以天文為記而不忘人紀之修豈正日星而已矣 隆興梁崧老 治象開泰聖人法乾以日星而為紀於朝夕以昏天稟聰哲以在躬居常惕若即暉光而作則叶用昭然 蓋開造化常經有法者存帝王此身與天則一仰觀于上躔次不紊俯驗諸躬綱維自出聖惟內省于其天不于其人紀匪外為以是星而以是日 雖曰唐哲高古聰明冠倫理精而世故已熟天定而本真益純然念出以視朝莫難運陽明之德入而向晦恐易移夜氣之真必

永樂大典卷萬四千八百三十八

三十

以日星之成象用而綱紀於吾身全資聰睿之資大其運量觀有列有明之象法以經綸 豈不以畫經之秩皆我經常斗綱之連即吾綱理履行純粹乾文表裏武何所用因五叶以建極緯不必設由七政而審已盡象于上有紀在焉取法以還與天一耳足以昭也毫釐絲忽之敢欺則而象之瓊玉璣衡之察以 請言夫無一息不運者乾象昭著與大造相維者聖人所為况陽動陰靜闢一理而夜息晝楷存亡兩岐必以在天之躔度推而作我之綱維義寧朝騰則政譽有執玉繩夜轉則聽繩不欺天則如此聖人以之想故以授時維乃參於堯帝諒仰而觀象繩遂結於包犧 蓋聖人一日之次混融乎洪範睿思一星之保貫徹乎中庸性命日叶日之時脉絡作哲星齊星之文源流察政觀吾躬一太極本自相貫然天君於列象尤嚴取正則知參彼以驗此所謂觀天而見聖切想夫夙興惟統光瞻犧馭之升夜半論經輝挹全躔之映 然嘗論慾波不流豈召飛流之異性天 真薄蝕之因斃殞昏吾紀微則見外淫滔亂吾紀 故必戒小星之寵陰屏女謁揭收 之照水消倖臣信愛者在 彼常者在我而做之自天回 吾王祥一正漢綱之大章重 闡瑞再開晉 曰天文萬變足驗人文身法一脉充闡家

星輝 星輝聯群象之著光符重日瑞絢五龍之星 星近則為一身之紀遠則為萬世之星 治 隆興

路萬里星 成象作經理以繩然聖人極中動星 日星而為紀凡朝夕以昏天獨察實

星 與天終始參諸晝夜炳炳垂象作我星 之紀非 器數當正所為謂乾文之運有日星云胡不星 夫大矣經範至哉盡

倫性內參兩儀之運曾中一太極之真天光發越萬物仰照德性昭融千 官拱辰然猶觀象以為紀式表存誠而律身此清其君正其官猶懷統揚

彼星乎晝見乎夜用作經綸 蓋曰統非由理取辰統之相維經非以法 有天經之母失乾行軌度之一定人事準繩之自出武時何以叶曆用其

五舜經何以有政齊者七紀為綱理之有常天者流行之則一德全內抱 心淵湛若以無私象取陽垂身法因之而有秩 大抵運行同此極觀天

象以可見絕續間其心非聖人之所為况百為錯綜豈容泛若以無統而 萬變往來方且紛乎其理絲必吾身有法以主走此上聖以天而處之審

已察其文德啓常運視朝必於朝聽繩燠垂有所謂自然之則得之於取 法之時想人由湯后之修德新以又諒天自有無之順曆考而知 蓋始

永樂大典卷之萬四千八百三十六

五

者一極胚暉同是真機五行鼓合各全正性陽德舒明德中自有靈耀神 心經緯心外本無天政奈何智者鑿其天適貽紛錯之患昏者悖其真終

昧操持之柄彼謬迷失統自外元化此終始憑天獨歸至聖豈但統惟萬 事辰知天統之同不惟綱彼四方衡取年綱之正 抑嘗謂日星天之綱

固取經常之義日星陽之類當明法象之因可不嚴太陽之尊而體統不 紊儼皇極之居而權綱一新母日中見昧而昏蔽於外寵母星微主讓而

糾紛於小人蓋在天垂象正以純剛之力而貴陽賤陰又其定紀之陳又 豈止正統莫干共仰大明之光耀改權獨總成瞻太一之威神 是何日

存定誓而或節陽精星有常躔而或差曆法豈未離乎烝寧免差忒苟取 必於天得無玩狎要知有時而或紊者日星之紀無時而不形者聖人之

紀為足想明 時之道治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八百三十八

重錄總校官侍郎 臣 秦鳴雷

學士 臣 王大任

分校官編修 臣 孫錕

書寫儒士 臣 王一鳳

圖點監生 臣 林氏春

臣 董十翰

# 永樂大典

卷一四九一二